

047.1.(3)

E.25

查

7962

# 正在到來的 美國恐慌

喬 木 編 譯  
生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

# 正來到美國的恐慌

喬木編譯

知新·書讀·活生

聯發行所發行

正到來的美國的恐慌

著者 喬木編譯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十二元七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滬初版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二〇三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535){Q235}S.0001—5000(P.294)

## 戰後美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編譯者序

這本書是根據 Fritz Sternberg 的 *Coning Crisis* 加以編譯、刪節和某些必要的改寫而成的，因為原著寫成的時間較早，很多以後發生的問題不能包括進去，而且原著的某些觀點，如果以嚴正的馬列學說來衡量，是頗有商榷餘地的；但，這並不損害這本書的基本論點及其價值。

這本書處理的問題相當廣泛，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若干問題（第一章）起，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分析（第二、第三、第四各章），美國資本主義的大恐慌何以不可避免（第五章），一直到未來恐慌時的世界政治及其前途（第六、第七章）止；但嚴格說來，它的基本論點，也是貫串全書，為作者所重複說明的論點，却祇有一個：美國大恐慌的必然性及其後果。

美國大恐慌既然不可避免，何以戰爭結束已經整整三年，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還沒有發生全面的恐慌呢？

美國的工業生產力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它的農業生產力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復員後美國經濟所面臨的頭等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爲這增加了二分之一的工業生產和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農業生產找到一個適當的市場。這在獨佔資本主義的美國本是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美國大恐慌之所以必然發生的最大根源；但在美國經濟從戰時經濟過渡到平時經濟，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恢復戰時創傷的轉變過程中，暫時地解決這一問題的條件是存在的。

就國外市場言，它的有利條件是：德、日兩個工業輸出國不復存在了，歐、亞兩洲的資本主義及其控制下的各國，在戰爭時期遭受了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大的破壞和損害；爲了填補德、日的空隙和療治這些創傷，它們需要從美國購買大批的消費資料和生產工具；這就提供了美資本主義以暫時擴大的世界市場。

就國內市場言，它的有利條件是：戰時美國廣大的消費者手中握有巨大的儲蓄（佔他們全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工業家有着未能滿足的投資要求；一旦戰爭結束，工業復員，平時商品（包括消費資料和平時生產工具）生產的恢復和增加。這在戰時積蓄起來的消費要求和投資要求，就提供

了美資本主義以暫時擴大的消費用品和生產品的國內市場。

一眼可以看出，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是暫時性質的；美國戰後三年的繁榮就是建築在這些暫時起作用的因素上面。

這裏自然不可能對於戰後三年美國經濟的發展作任何有系統的分析，但爲了瞭解目前美國經濟生活的特點，有幾個關鍵性的發展必須一提，即：

一九四六年六月戰時物價管制的完全解除；

一九四七年六月摧殘工會的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的通過；

一九四八年四月馬歇爾援外法案的通過；

一九四八年四月進一步備戰經濟的開始。

由於物價管制的解除，物價，特別是日用必需品的糧食就飛躍的上漲，遠超過於職工們薪水和工資之所能擔負，於是只有訴之於戰時儲蓄的拋出；這樣一來，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已經趨於枯竭，景氣已不能不開始靠存貨的堆積來維持，經濟危機的象徵已經嚴重地出現了；但由於輸出的大量增加，馬歇爾計劃的心理作用（一九四七年六月）和農產品歉收的影響，到了去年年底，國內市場的不振氣象才挽回過來。一九四八年二月中穀類市場的大波動，又一次顯示

了美國經濟中恐慌因素的成長；但由於馬歇爾援外法案的通過，和局部備戰經濟的開始，這二月中開始的大波動才又消逝下去。目前美國的市場正泛濫着一片繁榮景象，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甚至說美國的經濟危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熔岩在地下奔流，恐慌依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在戰後美國經濟生活中起作用的暫時因素，目前已大部失去，或正在消失着它的作用。

## 二

### 先說國外市場。

由於上述的有利條件，戰後美國對外輸出的擴張在美資本主義和平時期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戰前對外輸出高的一年，一九二九年，美國不過輸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商品，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和平時期的第一年，它却一躍而為一九二九年的兩倍以上，即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一九四七年，更一躍而達一九二九年差不多的三倍，即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這樣空前擴張的對外貿易，是不是就能解決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了呢？沒有。因

爲儘管美國的對外輸出有了比一九二九年二倍至三倍的擴張，而它的總生產量的貨幣價格也擴張了二至三倍，因此，它的總輸出在它的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依然是相對微小的。一九二九年它的輸出爲它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六·七；一九四六年它的輸出爲它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七·五，一九四七年爲它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八·五；換句話說，始終沒有超過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其相對的微小是一目瞭然的。

儘管美國的輸出對於它的總生產量的比重不大，但這不是說，國外市場的擴張對於美國就不重要了；不，非常重要的。杜魯門在今年正月給國會的經濟報告裏就說過：

『在一九四七年的上半年，美國出超的增加，實際上就負擔了美國總生產量的貨幣價格增加的一半。非農產品的輸出直接間接提供了我們國內二百五十萬工人的工作，在我們有些耐用品的工業裏，爲輸出而受雇的工人達到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戰爭一結束，美帝國主義就用盡一切力量，去保持他們在戰時即已插足的市场和強奪另外的新舊市場。一九四六年的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和一九四七年的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總輸出，事實上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做到的。例如，一九四六年，美國怎樣才能輸出這樣多的商品，其他各國又用什麼東西來償付這筆輸入的呢？『四分之三

靠美國的借貸和贈與。」（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新聞週刊）一九四七年呢？百分之五十七靠美國的借貸、「贈與」和各國在美資產的售讓（一九四八年三月商務部出版商務月刊）；從此可見，這種情況是不能持久的。事實上，去年下半年起，由於美元的缺乏，不少國家——包括英國、瑞典、中國——已紛紛減低他們從美國的輸入了。這就產生了美國世界市場的危機。馬歇爾計劃在基本上是爲了解決這個危機而提出的。

美帝國主義用這種人爲強制的辦法去擴展其輸出，其不能解決問題，不僅是因爲這種辦法本身不能持久，而且還因爲這個辦法所加給資本主義及其領導下的各國苛刻的條件，在基本上不是擴大了世界市場，而是縮小、乃至破壞了世界市場。

戰後三年，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五年計劃逐步先期完成，東歐新民主國家先後地恢復了戰前的工業水準（捷、匈已於今年達到，波、保則已超過），中國新民主區生產事業的發展；一方面是大英帝國的迅速破產，西歐法、義諸國的經濟危機不可終日，中國舊政權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的急劇崩潰——這一幅圖畫生動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這一政策的後果。

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首先是因爲它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它在西歐維持反動的大獨佔資本家，反對人民迫切要求的工業國有和社會改革（英國放棄鋼鐵國有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

在這東支持反動的大地主和大買辦，反對人民迫切要求的土地改革和民族獨立；這一來，它就從根本上取消了擴大世界市場的可能。

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還因為它在經濟上是獨佔和傾銷雙管齊下的。獨佔，利用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生產不足的困難，幾乎是有計劃的抬高物價，搜括各國人民的資財（法國不得使用波蘭的煤，而不得不用兩倍以上的價錢去購買美國的煤）；傾銷，在碰到少數有敵手的地方，又是有計劃的壓低價格，拚命推銷，破壞各國的土著工業。這樣一來，它就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購買力在無形中迅速的剝奪和壓低了。一九四五年談判，一九四六年成交，一九四七年用完的美國對英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大借款，英國本來以為藉此可以渡過戰後四年的預期難關（至一九五〇年）的，但事實上不足十七個月，這筆借款就消耗精光了。摩理遜說：

『當初我們原想借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來渡過戰後難關的，但我們實際得到的却祇有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少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時，錢一到手，這一筆錢的購買力就減少了五分之一，因為美國的物價在成交前後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

這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是在如何無情地剝奪資本主義各國及其人民的購買力。

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更因為它是以扶植日本和德國作為美國在歐、亞的代理人為其目的。這一來，它就不僅加強了世界各國人民對於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反抗，而且還加深了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矛盾和混亂。

想一想，一個金字塔，中間是德、日，下邊是英、法、義、華——這當中包含了如何巨大的矛盾。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最後還因為它是以反對蘇聯、反對東南歐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新民主區，反對獨立解放運動中的殖民地為依歸的。這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後果，姑置不論；在經濟上，它首先就是把世界市場的範圍更加縮小，更進一步的加深了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

這樣看來，美帝國主義戰後兩年約莫二百萬萬美金的大投資（一九四六年的出超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加一九四七年的出超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總和為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一不能扭轉世界政治主流，二不能恢復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從而擴大世界市場，防止恐慌危險，是極其自然的。

過去兩年的二百萬萬元的後果如此，今後的馬歇爾計劃，絕不會好一些，這是可以斷言的。而且，今年馬歇爾的援外法案（援歐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援德、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援華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援希、土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六、九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是絕不可能保證今後美國輸出（淨）每月維持十萬萬元（一九四七年淨輸出的每月平均數）高度的：

『不管怎樣想像，馬歇爾計劃下的援外借款絕不可能保證美國的每月淨輸出（出超）維持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水平。』（一九四七年八月倫敦經濟學者）

這也是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們所承認的：

『即使國會通過了馬歇爾計劃所請求的所有援外貸款，一九四八年的輸出也必然要比一九四七年的低一些，因為很多不接受這次援助的國家已經開始減低它們從美國的輸入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普爾氏投資通訊）

### 三

自然，美國的獨佔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大的矛盾還是在它的內部——它的國內市場。

所謂國內市場是由政府市場和私人市場這兩大部份組成的。戰時，政府市場的比重很大，它解決了戰時美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從戰時經濟到平時經濟的復員，就是如何擴大私人市場去代替那縮小了的政府市場；一般地說，美國獨佔資本主義是把這一經濟復員的任務大體完成了。

那麼，戰後美國私人市場是怎樣完成這一擴張的呢？

所謂私人市場，詳言之，又可分為私人消費市場和私人投資市場的兩大組成部份；在比重上，毫無疑問，私人消費市場又是決定的，在質量兩方面的意義上都是決定的。

戰時，一九四四年，美國消費市場為九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的總生產量為一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到了和戰交叉的一九四五年，它已上昇為一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生產為二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它再昇為一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生產為二〇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一九四七年，它又昇為一六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生產為二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由於戰後物價（特別是一九四六年年中以後）的上漲，這一消費市場的實際價值，絕不如上述貨幣價格所表示的大，但消費市場擴展的速度和範圍却是巨大的。

這種個人消費市場的擴大是怎樣來的呢？

誠然，由於一九四六年初和一九四七年初美國工人的兩次大鬭爭，職工薪水和工資的貨幣價格的確有了不小的增加，但這種增加比之於物價的飛漲是瞠乎其後的；就是杜魯門也不能不承認：

『從貨幣價格上說，美國人民的平均可用收入，從一九四六年第一季的每年一、〇七四元是增

加到一九四七年第四季的一、二六四元，上昇百分之十八了；但這增加了的收入的实际購買力，由於物價的上漲和生活費用的提高，却減少了百分之八。』（上引報告）事實上，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七年，工資和薪水在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百分之六六·五下降到百分之六二·六；而職工們的实际薪水和工資比之於一九四四年則跌落了百分之二十。

既然職工們的实际工資和薪水不斷下降，那麼這擴大了的消費市場是怎樣維持的呢？不外三個辦法：

一、戰時舊儲蓄的大量拋出；

二、現行收入中儲蓄部份的減少；

三、大量消費信用的運用。

『沒有舊儲蓄的拋出，現行收入中儲蓄部份的減少和消費信用的大量使用，目前這樣規模的消費是不能維持的。』（同上引）

美國消費者戰時儲蓄究竟已經消耗了多少，手邊沒有確實的數字可稽，但很顯著，當人民還有大量舊儲蓄可用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大量訴之於新儲蓄的減少和消費信用的使用。事實上，今天維持美國消費市場的支柱已經從舊儲蓄的拋出到消費信用的使用上面來了。舊儲蓄的使用殆盡，新儲

蓄的急劇減少（一九四四年美國人民儲蓄他們可用收入的百分之二四·四，但一九四七年他們却祇儲蓄了可用收入的百分之六·三）和消費信用的大量增加（從戰前一九二九年的七、六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戰時一九四四年的五、七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更增加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底的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目前美國國內市場上一個最嚴重的發展。今天的東西吃不飽，吃昨天剩下的東西，昨天的東西吃光，又掉過頭來去大量吃明天才應該吃的東西，這還不足以說明美國人民購買力的極度低落和國內市場的必然趨於崩潰嗎？

職工們實際工資和薪水的降低，就是意味着大獨佔資本家們紅利的擴大；在這裏，戰後兩年美國大公司所取得的紅利，在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是空前的。戰前最繁榮的一年，一九二九年，美國各大公司所得淨利（納稅後）為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時紅利最高的一年，一九四三年，其所得淨利為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到戰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它却上昇為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七年則又更昇為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為一九二九年的兩倍，比戰時最高的一年還多出百分之七十。這表現了美國大獨佔資本在戰後兩年中更高度的剝削和集中及其內在矛盾的深刻化，其深刻的社會意義是不應忽視的；但光是利潤的空

前增加並不等於私人投資市場的擴大。那麼，戰後美國私人投資市場上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戰時私人投資不能擴大是極其自然的；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前後五年作戰時期，美國私人資本家用之於建設新工廠和添置新機器的開支始終徘徊在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但到了戰後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它就一躍而爲一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戰時平均數的二倍還強；一九四七年，更上昇而爲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戰時平均數的三倍還強。這就構成了私人投資市場上的主要支柱。其他美國統計表中時常在這個項目下出現的建築業和存貨，嚴格說來是不能算做投資市場的。

這誠然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大恐慌後稀有的現象。但這裏有兩點不能忘記。第一，這種投資雖在擴大，但它是不穩定的；消費市場一旦發生裂痕，這種投資市場的發展馬上就有另轉的可能。第二，美國戰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機構本就已難於找到適當巨大的商品市場了；現在，這投資市場的擴大無異是把已經擴大了的生產機構再加擴大，這就是說進一步加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最深刻的矛盾不在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而是在生產生產工具的生產部門。一種沒有廣大的擴展着的消費市場爲其後盾的投資市場的擴大，只有加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厲性。

國內市場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政府市場。

政府市場在戰時曾經是決定重要的（提供了美國總生產一半以上的市場），但復員意味着政府市場的縮小，戰後三年美國政府市場的確是在縮小了。從戰前、戰時到戰後，其縮小的進程如下：

| 總生產（十億單位） |       | 各級政府開支（同上） |      | 百分比   |  |
|-----------|-------|------------|------|-------|--|
| 戰前        | 一九三九年 | 八九         | 一八   | 二〇・二% |  |
|           | 一九四〇年 | 七六         | 一八   | 二三・七% |  |
| 戰時        | 一九四四年 | 一九八        | 一〇四  | 五二・五% |  |
|           | 戰後    |            |      |       |  |
|           | 一九四六年 | 二〇三・七      | 四六・八 | 二二・五% |  |
|           | 一九四七年 | 二二九・六      | 四三・五 | 二一・二% |  |
|           | 一九四七年 |            |      |       |  |

最近美國會通過的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聯邦政府及各級政府全部預算的詳細數目，還不得而知；但很顯然，這一政府市場縮小的過程，在基本上是已經停止了。

這一趨勢——政府市場的由大到小（三年），又由小向大的發展——主要是由於軍事費用的增